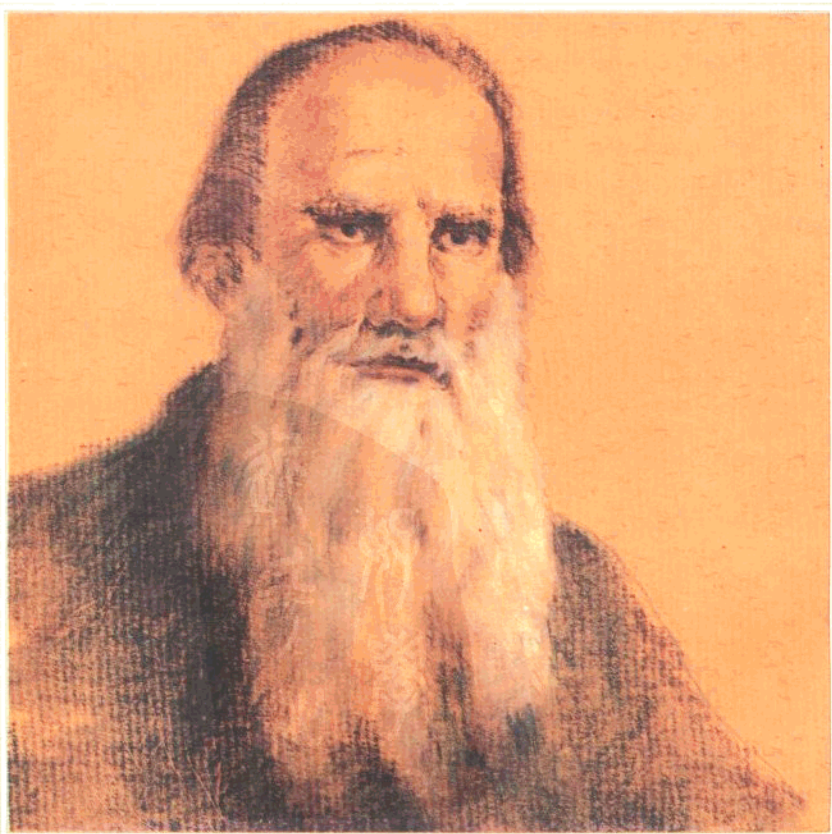


戰爭與和平

托爾斯泰(Leo Tolstoy, 1828~1910)的「戰爭與和平」，是一部氣勢磅礴的民族史詩，俄羅斯靈魂的悸動在此顯露無遺。他那睿智的觀點，在當西伯利亞的大雪原仍昏睡在封建、專制、閉塞的噩夢時，他已以先知般的蹄聲，發出預言式的巨響。



致讀者

張坤山

——經營者的話

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。千百年來，文學創作已如天星、已似花海。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，而文學仍始終鑒鑠如昔，甚至因時光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，歷練得更晶瑩。

我從事印刷的工作，已有三十餘年。在這三十餘年中，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。但是，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，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，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。作爲一個印刷人，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，把最好的文學作品，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，呈獻給讀者，呈獻給社會，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，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。

經過長久的籌備，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，雖然明知前景多艱，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，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，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，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，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，有計劃、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，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，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，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。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，愛護它，

「本本皆好書，書書皆精華」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，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。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，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 and 社會，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。

第
四
卷

第一篇

一八一二年八月

I

在彼得堡的最高層圈子裏，各黨各派間；像隆姆揚派啦，法國派啦，皇太后派啦，東宮派啦，以及其他派別，這段時間完全都在進行一種微妙的鬭爭，比起以往更為猛烈，也像往常般，被朝廷懶人的嗡嗡營營聲所遮蓋住了。可是彼得堡的日常生活——既寧靜又奢華，僅僅只關心生活中的錯覺和感想——像以前般照常進行。因此要對俄國處境的危險和困難，構成任何實實在在的意見，這並不容易，而需要一種決然毅然的努力。全市依然有酒會、有舞會；依然如一的法國劇院；朝廷中同一樣的活動；對政府事務有同樣的興趣、同樣的陰謀。唯有在極峯圈子裏，才有企圖使人心時時記住實際情況的嚴重性。兩位皇后的不同行為，在這種杌隉不安的時候中，在悄悄的耳語中受到了批評。瑪麗皇太后為了自己所贊助的慈善、教育機關的福祉，急急於採取了一切必要的步驟，把它們遷到喀山去（屬於這些機關的家財，都已經打包好了）；而伊利絲皇后有人啓奏乞降諭旨時，她帶着慣有的俄國人愛國熱情說道，對於國家機關她不能降旨，因為那是皇

上的權限；只於就皇后個人所受到的影響，她說過自己會是最後一個離開彼得堡。

八月二十六日，也就是波羅第諾會戰的那一天，在施安娜婕妤邸宅，舉行了一次酒會。會中最吸引人的，便是宣讀大莫斯科區總主教的來信，附帶有聖塞吉的聖像呈獻皇帝。這封信認為教會愛國辭藻的典範之作。寇維希公爵夙以朗誦聞名，便準備大聲宣讀出來。（他甚至皇后駕前朗誦過不止一次呢。）他這種「藝術」，包括得有字句滔滔不絕，而與意義了不相關，以一種洪亮而共鳴的聲音，時而絕望慟哭，時而溫柔喃喃；所以這個字兒或者那個字兒，是慟哭呢還是喃喃，完完全全是機會了。這種朗誦一向是施安娜的餘興節目般，具有一種政治意義。尤其在這天晚上，她預料會有好幾位顯赫要員蒞臨，他們頻頻去法國劇院，定會被人弄得自覺羞慚，而喚起內心的愛國情緒。施安娜的賓客業已來了好多了，但在她的客廳裏，並沒有見到她認為必須在場的那些人，便把朗誦往後延，而使談話都在普普通通的題目上。

那一天在彼得堡的新聞，便是貝畢瑞伯爵夫人玉體違和的嚴重性，才幾天以前，她突如其來便病倒了，錯過了好幾次集會，要不然她該為這些集會平添光彩的；據說她不見任何人，沒有請彼得堡那些時常為她看病的名醫，而把自己交付給一個義大利醫師手裏，這個大夫用一種簇新而不尋常的方法替她治療呢。

大夥兒全都非常清楚，這位艷麗伯爵夫人的病症，是由於同時和兩位丈夫結婚的複雜而引起的，而義大利大夫的治病，在於除去這種困難。可是在施安娜邸宅，沒有一個人膽敢往這上面想想，甚至，事實上，沒有人知道已經知道了的事。

「我聽說了，可憐的伯爵夫人病得很重呵，大夫都談的是心絞痛呢。」

「心臟病嗎？呵，那種病才可怕呢！」

「他們說由於這種心臟病，兩個對頭握手言和了……」「心臟病」這個詞兒翻來覆去，說得津津有味。

「我聽說老伯爵非常淒慘，大夫告訴他這病是多麼嚴重時，他哭得就像個小孩兒呢。」

「呵，那可是災情慘重的損失呀，她是個多麼顛倒衆生的尤物呵。」

「你們在談可憐的伯爵夫人嗎？」施安娜說：她也加入了這一夥裏：「我派了人去探病，得到消息說她好點兒了。呵，當然毫無疑問，她是全世界最可愛的女人了。」她繼續說下去，對自己的熱心微微笑了。「我們的陣營各異，但那並不妨礙我稱讚她應分應得的話。而她太不幸福了！」施安娜說道。

一個冒冒失失的青年人，以為施安娜最後這句話，略略揭開了籠罩在伯爵夫人病疾上的神秘面幕，居然表示出驚訝來，說知名的醫師一位都沒有請去看病，而由一個江湖郎中爲伯爵夫人治病，沒準兒會對病人下些很危險的藥呢。

「你的消息也許比我靈通，」施安娜立刻就反唇相譏，對這個沒有人生經驗的青年極其惡毒罵起來，「不過我所聽到的却出自良好的權威人士，這位大夫學問很淵博、學術極高明，是西班牙皇后的御醫。」

這麼着消滅掉了這個青年人，施安娜便轉而到另外一小批人那裏，白里平正在大談特談奧國

人呢；額頭上都起了皺紋，顯然到了要說出他的一句「妙語」了，皺紋都又平平滑滑了。

「我覺得那相當風趣，」他正在說，談的是一份外交照會，是俄國魏特根斯泰將軍從法軍手中，鹵獲了一些奧國軍旗，送到維也納去的文件。彼得堡稱魏特根斯泰是「彼楚波的英雄」。

「甚麼事風趣？」施安娜問道，這句話使大家寂靜下來，好聽她早就聽說過的妙語。

「俄國皇帝暨還貴國軍旗，」白里平引用照會中的文句說道：「友軍軍旗誤入歧途，刻已覓得正道矣。」他額頭上的皺紋消失了。

「風趣呵，風趣！」寇維希公爵說道。

「或許是到華沙的正道吧。」寇希波公爵突然大聲說了出來，大家都望着他，都不明白他這句話要表達的意思是甚麼？希波公爵在愉快的驚奇中，也向四周張望，他自己說話有甚麼用意，並不見得比別人明白。他在外交界工作中，不只一次注意到，有些出於意料之外而說的話，被人認為是譏諷，因此每逢有機會，腦子裏剛一想到甚麼就立刻說出來。「也許這些話走運吧，」他想：「不過即令不走運，一定有人知道事情該怎麼應對的。」這句話說完後，所引起驚慌扭扭的沉默，由於施安娜一直恭候、也一直希望能改變改變的人士——那些並不怎麼愛國的人——出現而打破了；她微微笑着，一個手指頭對着寇希波搖搖邀請維希公爵到桌子前，擺好兩隻蠟燭，把手稿放在他面前，求他開始朗誦，大夥兒都默然了。

「深仁厚澤皇帝陛下！」維希公爵嚴肅地宣讀了，四面望望聽的人，就像在問，大家有沒有甚麼反對的話要說，但是沒有一個人吭上一聲。「莫斯科，我國的古都，新的耶路撒冷，正迎接

它的救世主，」——在「它的」這個詞兒上，他突然加重語氣——「甚至就像母親，懷抱中摟着熱心的兒子，從凝聚的濛霧裏，預先見到了您統治的燦爛光榮，歡欣無盡中高聲吟唱：『頌讚呵！來的他有福了！』」

維希公爵朗誦到最後這幾個字兒，已是聲淚俱下了。

白里平全副精神在檢查自己的指甲，很多聽的人似乎都徬徨不安，就好像奇怪他們已經做錯了甚麼事似的。施安娜悄沒聲兒提詞，就像個老太太在聖餐前的喃喃禱告般，嘟嘟囔囔說：「讓這個橫蠻無恥的哥肋雅……」

維希公爵繼續唸下去：

「讓這個從法國邊境上來的，橫蠻無恥的哥肋雅，帶着死亡的謀殺恐怖，包圍着俄國的領土；謙卑的信仰，是俄國達味的投石器，會迅捷砸中他腦袋——他那渴飲人血的驕傲腦袋。這一幅聖塞吉的聖像，我國福祉的古代熱心人，來到陛下前。臣深自悲傷，由於體衰力竭，不能喜觀天顏，特恭呈對全能上主的熱誠禱告，以升高正義的一代，上蒼慈悲，必能使陛下的希望遠成。」

「多麼有力量！多麼好的文筆呵！」他們一個跟一個說，既讚揚朗誦人，也讚揚作者。

由於朗誦所激動，施安娜的客人討論了好久好久，談到祖國的近況，對於以後這幾天中就要打上的場血戰，就這個題目作了各式各樣的猜測。

「各位就會見得到，」施安娜說：「明兒個，皇上的華誕日，我們就會得到消息，我可有一份快樂的預感呢。」

2

施安娜的預感果然實現了，第二天，就在皇宮教堂裏爲皇帝壽誕唱讚美詩時，有人把維希公爵找出教堂，接到了庫圖佐夫公爵總司令的一份文件。這是在會戰那天，庫圖佐夫從塔塔里諾瓦寫回來的報告。其中寫着，俄軍並沒有後退半步，法軍的死傷遠比俄軍慘重，這是他在戰場上匆匆寫就，還沒有時間蒐集最近的情報。所以，顯然這一定是一次大捷了；立刻人還沒有離開教堂，便向造物主感謝祂的援助，感謝這次勝利。

施安娜的預感成真了，整整一上午，全市都在高高興興逢年過節的心情裏，每一個人都相信俄軍全面勝利了，有些人甚至進而談到，說拿破侖成爲階下囚，談到他的廢立，以及爲法國選擇新的統治領袖了。

在朝廷的生活狀況中，以及離作戰的地區這麼遙遠，要反映出各種事件真正的力量與展望來，非常非常困難。必不可免地，公共的事件總聚集在一些個人事實的四周。所以以目前的例子來說，朝廷所湧起的歡欣鼓舞，便由於這個消息在皇帝壽誕日來到，也就像出自勝利的本身一般，就像是安排得很成功的意外驚喜了。庫圖佐夫的報告中，也提到俄軍的死傷與損失，在戰死名單中的有屠契柯夫軍長、巴格瑞公爵、和庫泰索夫。彼得堡天地中，又集中他們的悲傷在一件事情上——庫泰索夫陣亡。每一個人都認識他，皇上聖眷日隆，人既年輕又有風趣。這天大夥兒見到

了都這麼說：

「好了不起的巧合呵！正在唱讚美詩的時候消息就到了！可是庫泰索夫——太可惜了！呵，真可惜！」

「我向你們說過庫圖佐夫甚麼來着？」維希公爵這時帶着先知的得意，不住反反覆覆的說：「我一向就說了，他是唯一能打垮拿破崙的人呀。」

可是到了第二天，軍中沒有消息到達，社會上的聲音開始動搖了，文武大臣也和皇上所受的煩惱般，對這種懸疑的苦痛十分苦惱。

「只要想想皇上的處境吧！」朝廷中的官員說道，這時不像前一天般，對庫圖佐夫大事頌讚了，由於皇上的焦慮為因，對他批判起來。維希公爵也不再大言炎炎談自己的門下士庫圖佐夫了，大家談到這位總司令時，他始終一言不發。尤其，在那天傍晚時分，就像每一件事情都沉澱一氣，使得彼得堡社交圈子裏驚慌不安似的，宣佈了一件震驚的消息。貝海倫伯爵夫人由於那種可怕的病症而猝然玉殞香消，這個病名已經是談得耳熟能詳的了。在大團體裏，大家所接受的正式說法，說貝伯爵夫人死於心絞痛的猝發；可是在上流社會中，傳出了詳細經過，說那位西班牙皇后的御醫，處方上有某種藥的小小劑量，引起了某種作用；可是海倫由於老伯爵懷疑她而煩惱，事實上，她寫信給丈夫（那個卑鄙、放蕩的畢瑞），根本沒有回信；便突然吞下大量這種藥，還來不及急救以前，就已經痛痛苦苦死去了。據說，維希公爵和那個老伯爵，起先還反對那個義大利佬；可是他卻把這位這種名聲、却又不幸逝世人兒的信件弄出來，他們很快就只有把這碼子事

作罷了。

一般人的談話，都集中在三件憂鬱的事件上：皇上缺乏消息；庫泰索夫陣亡；和海倫去世。庫圖佐夫報告來後的第三天，莫斯科的一位鄉紳到了，全市就傳遍了首都向法軍投降的消息。這太可怕了！那皇上處在甚麼地位！庫圖佐夫是賣國賊！維希公爵對那些爲他千金去世而來弔唁的人說，對一個又瞎又不修的老頭兒，沒有別的甚麼好指望的了。（他一度對庫圖佐夫大事宣揚的呀——不過在他的悲戚中，他忘記了自己以前所說過的甚麼話，也是值得原諒的。）

「我只有驚慌，俄國的命運竟付托給你這一號兒的人手裏。」

只要消息不是官方，依然可能對消息懷疑，可是二十四小時後，羅托卿伯爵的通信就來了。

「庫圖佐夫總司令副官，帶來函件一封，要求臣派出學員，協助大軍前往喀山公路。信中道及放棄莫斯科深以爲憾。陛下，庫帥行動已決定帝國與首都命運！全國均在股栗中知悉，代表偉大俄國之名城，以及陛下列祖列宗陵寢所在，已落入敵軍掌握。臣已將一切事物撤出，所餘僅有爲祖國放聲慟哭，如是而已。」

皇帝接到這份奏呈，便派了傅爾康公爵，攜帶了下列敕旨到庫圖佐夫那裏去。

「手敕庫帥！朕自八月二十九日以後，即未得卿訊息。而九月一日莫斯科督軍自雅羅斯拉奏呈不幸消息，云卿已決定，率領大軍放棄莫斯科。卿可念及是項消息對朕所生影響，卿處消息寂然，更使朕驚異加

3

深。特命侍從長傳爾康公爵攜款到營，自御處確定大軍情況，以及迫御作出此項悲慘決定之原因。」

莫斯科棄守後九天，庫圖佐夫派出的傳令官，把莫斯科市投降的正式消息，帶到了彼得堡。這位傳令官是法國人米蘇上校，對俄文一竅不通。不過，他雖然是外國人，却據他自己老是這麼說的：「俄國人的心肝，俄國人的魂魄。」

皇帝立刻在卡曼尼島宮御書房中傳見；米蘇在這次戰役以前，從來沒有到過莫斯科，俄語一個字兒也不會說；一到在「仁主」前覲見，報告莫斯科大火的消息，燭天的火光照亮了他來的路程，却深深感動（據他所寫）。

雖則米蘇上校的憤恨來源，一定與俄國老百姓的悲傷完全不同；但在御書房中，皇帝立刻垂詢時，他却是憂形於色：

「上校，替朕帶來了壞消息嗎？」

「啓奏陛下，消息非常壞，」米蘇嘆了口氣，眼睛沒有仰視：「莫斯科棄守了。」

「他們竟能不經一戰，就把朕的古都拱手讓人嗎？」皇帝氣得一臉通紅，一口氣叫了起來。米蘇必恭必敬地把庫圖佐夫托付給他的話，一一啓奏，大意上說要背城一戰是不可能的事，

選擇在於損失莫斯科以外還損失大軍呢？或者，光是損失莫斯科？總司令不得不選擇了後面的行

動方案。

皇帝默然傾聽，却不望米蘇。

「敵軍已經進城了嗎？」皇帝問道。

「啓陛下，已經進城，不過現在莫斯科已是一片灰燼了，我在熊熊大火中離開那裏。」米蘇以堅定的聲音答奏，不過他望望皇帝，才對自己所說的話吃了一驚，皇帝呼吸又快又急，下嘴唇皮抖抖索索，澄清的藍眼睛中淚水盈眶而出。

可是這情形就那麼一下子，皇帝忽然皺起眉頭，就好像對自己的軟弱生氣似的，抬起頭來以堅定的語氣對着米蘇說道。

「上校，朕明白了，從我國所發生的一切情況來說，上蒼需要我們作重大的犧牲……朕已經準備一切都順從天意，不過，米蘇，把這件事告訴朕，你離開時朕的軍隊如何了——他們眼見朕的古都不經一戰就棄守。你見到垂頭喪氣的象徵嗎？」

米蘇眼見「仁主」重行恢復了鎮靜自若，自己也鎮定下來，但對於皇帝這項直接而又中肯的垂詢，必須直接回答，却還沒有準備。

「啓奏陛下，請准我以爽直忠誠的軍人方式，坦坦白白說出來嗎？」

「上校，那是朕一向的要求呵。」皇帝說道：「任何事都不要瞞朕；朕要知道事情確確實實的真相。」

「啓陛下！」米蘇嘴唇上帶着最最察覺不出的笑容，他這時已經設法子想到了答話，以既輕

鬆又尊敬的雙關話方式說出來：「啓奏陛下，我離開時，整個大軍上至將帥下至士兵，都在一種極端的恐怖中……」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皇帝打斷了他的話，眉頭皺得好緊：「朕駕下的俄國人會由於時運不濟而心寒膽怯嗎？……決不會！」

這可正是米蘇等着的話，才好進入他的「話中有話」裏。

「啓陛下，」他說話時，帶着恭恭敬敬開玩笑的表情：「他們所害怕的，怕陛下宅心仁厚，爲人說動而締和。他們壯懷激烈要決一死戰，」這位俄國人民的代表說道：「他們要犧牲生命，向陛下證明是如何盡忠……」

「呵，」皇帝說道，安心下來了，眼睛中閃着親切的光芒，拍拍米蘇的肩膀：「上校，你使朕安心了。」

他低下了頭，靜默了一陣子。

「那麼，好吧，回部隊去吧，」他說道，挺直身軀，以親切威嚴的姿態對着米蘇：「去告訴朕英勇的官兵——無論到甚麼地方，也去告訴朕的子民——一旦朕無一兵一卒時，朕將親自率領朕鍾愛的貴族、朕重視的農民，以運用帝國最後的資源力量，朕所有的這種力量遠比敵人所猜想的要多得多，」他又補充了一句，說得越來越激奮：「但如果上蒼的旨意已定，」他又繼續說，充滿了情感的光彩，那對英俊溫和的眼睛仰望天空：「朕這一朝在列祖列宗的寶座上，不再統治俄國，那麼，在用盡朕權力下的每一種方法後，朕就要讓鬍鬚長到這裏，」（皇帝把手比到胸部

一半的位置)「和朕所屬最貧苦的農民去同啃土豆，而不簽訂喪權辱國、羞及朕鍾愛子民的條款，朕知道他們的犧牲是多麼值得感激。」

皇帝充滿了感情的聲音，說出了這些話，淚水湧到了眼睛裏，就像要避開米蘇似的，他走到御書房最遠的角落裏去。在那裏站了一會兒後，又大踏步走回到米蘇前面，緊緊有力的抓住他的前臂。皇上溫文英俊的面孔滿面通紅，眼睛中閃耀着決心與憤怒的光芒。

「米蘇上校，不要忘記了朕在這兒對你所說的話；或許有那麼一天，你記起來就會很滿足：不是拿破崙就是朕，」皇帝摸着胸口說道：「我們不能再雙雙統治的了，朕對他有了認識，他再也騙不了朕……」

皇帝皺起眉頭停下來了。

米蘇聽到了這些話，也見到了皇帝眼中毅然決然的眼光，他——「有俄國人心肝魂魄的外國人」——在這莊嚴的時刻，由於所聽到的一切而覺得热血沸腾（後來他時常一再提到），便说出了下面的話來表達自己、和俄國人民（他以俄國人民的代表自居）的感受：

「啓陛下！」他說道：「在這一刻裏，陛下簽署了國家的光榮、和歐洲的拯救了！」

皇帝領首，命米蘇退出。

俄國有一半在敵人手裏，莫斯科的居民都逃難到偏遠的省份裏去，爲了捍衛祖國，一次又一次舉行徵兵。我們這些不是那一個時代的人，止不住在想像中以爲所有的俄國人，大大小小唯一從事的便是犧牲自己，以挽救國家；或者爲國家的滅亡而慟哭。所有那些年頭兒裏的報導和敘述，都毫無例外，說的完全是俄國老百姓的自我犧牲、盡忠報國、以及他們的絕望啦、憤怒啦、英勇啦等。而實際上，並不完全是那麼回事。我們其所以有這種看法，因爲只見到了那個時代一般歷史的關切，而不是當時人所有的小小個人關切事項呵。然而，在實際上，每個人眼前所關切的事，一向都比對廣泛的問題覺得重要得多，甚至阻止了大衆全體關切那些廣泛的問題，感覺那些問題的存在——說真個兒的，根本沒有見到。當時大部份的人，對國家大事的廣泛趨向毫不注意，而只受到自己所關切事情的影響，而也就是這些人，在那個時代擔任起歷史上最有用的角色。那些極力要了解國家大事的一般趨向，力圖要以自我犧牲、英勇行動在其中揮一手的人，却是社會中最沒有用的成員；眼見得天翻地覆，而他們爲了共同的公益所做的事，既徒勞無功，也荒唐可笑——就像貝畢瑞的那一團，馬暮樂的那一團，都在俄國鄉村中大肆搶劫；而貴婦名媛所收集的緞帶，從來沒有到達傷兵那裏；以及諸如此類的事。甚至那些業餘的辯證家，他們愛好標題，喜歡表達自己的感想，沒完沒了地討論俄國的情勢，在自己的語言中却無意識地介入了偽